

杀手和精神病人的夙愿，但他想表达的“亦正亦邪”，最后总是输给商业类型片追求的“大团圆结局”。他曾说，港片最大的打击不只是盗版，“最致命的原因是电影人一直也没有求进步，每日也在乱拍，赚快钱，而内地的电影人一直在进步，终有一天会赶超香港”。

2003年6月，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CEPA）签署，从此开启了香港导演北上合拍的风潮。可惜，张国荣并没有等到这一天。

最早北上的导演陈可辛说：“我觉得他是个大屏幕演员，我们的屏幕不够他大，中国内地开放市场很大，可能那个时候才是他最适合生存的空间，我真的觉得香港的电影圈，其实包括他做人的方式，包括他的完美主义，包括他的性格，包括他的性取向，任何东西我觉得我们都不够大，我觉得我的胸怀也不够大，其实在所有的范围里面，他比我们大。”

情义中人，成就黄金岁月
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当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并确认，忽然间，像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套，像一同出发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，下车了，或迷途了，召唤不回来，像一位极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联络，留下悬疑，留下担心，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快接受事实，然后慢慢去习惯事实，承认它，却又惦挂他。”香港作家马家辉写道，“时代越是仓皇，难免越想在被定义的昔日时光里找寻慰藉。那些年，仿佛所有理想即使尚未达成但亦必在前头等待，等我们去追，等我们去盼，等我们朝着目标或快或慢地前行摸索。我们的风继续吹，我们的不羁的风，俊男美女和金玉满堂，像闪闪发光的珠宝在香港的夜空中搁着、晃着，伸手碰不到，但至少能够看见，看见已是满足。”

如果说00后对张国荣的迷恋是时代的脉搏终于又搭上，那么与张国荣一路同行而来的人们，那种绵延不绝的缅怀，就更像是一种对黄金时代的追忆，以及自我疗愈。今年，香港举办首届流行文化节，香港文化博物馆的“继续宠爱·张国荣纪念展”成为打头阵的节目。

或许是日后名声甚隆，许多人忘记了，《时代》周刊笔下无所不能的“One-take Leslie”（拍电影一次过的张国荣），曾经是“张国荣也要挨8年”的“默默向上游”。他的潇洒不羁也许很难令人联想《狮子山下》，但张国荣身上的确是很有几

分“狮子山下”精神的。

从丽的到无线，从香港到国际，张国荣的奋斗史，也见证了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，见证了港片卖埠东南亚，到内港合作，见证了香港电影工业从新浪潮到百花齐放，从激流勇进到逐渐衰退。80年代初电视单元剧流行一时，他是单元剧里的小角色；电视综艺方兴未艾时，他也曾是喜剧综艺里的小角色——我最欣赏他有志气，尽管是富二代出身，在英国读书时的监护人就是邵氏功夫巨星傅声的姐姐，两家素有交好，要在演艺圈出道不过是一句话的事，但他既不托大也不求人，问佣人借廿块钱搭天星小轮过海去参加歌唱比赛，亚军出道，一步步从“工厂打螺丝”开始做起，胜不骄，败不颓。

人人向往黄金时代，但少有人见到黄金时代背后不断的努力与付出。张国荣逝世的这20年间，不断有合作伙伴站出来缅怀旧事，我们这才知道，原来他和黎小田录唱片时，发现一个地方出问题就会整首歌重新唱过而不是补录一句，因为“补唱再接的地方是会从呼吸声听得出来的”。原来他拍《异度空间》前为了做资料收集，是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的，到现场一眼就能看出道具准备的药瓶不适合剧中人物。原来他拍《星月童话》是连影子都要自己亲自上阵演出的，导演李仁港说：“一般的演员在只拍摄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时候都会让替身去演，但张国荣连影子都自己亲自上阵演出，其他演员与张国荣影子的戏拍了好几次，张国荣也不会不耐烦。”

再联想我们这时代流量明星惯用的“抠头”绿幕戏法，终于也就明白，缅怀张国荣这样的巨星时，我们是在缅怀什么。

1997年底，亚洲金融风暴，港片从1993年顶峰时期的年

Timeless Leslie Encounter 《与永恒传奇的相遇》展览现场，与张国荣有过合作的著名设计师陈幼坚、演员文雪儿等到场。摄影/闾政

